这事要是被吴云知道了怎么办? 管她呢,先把事办完再说。 你以为吴云是那么好惹的? 无非把天闹翻了。 吴林自问自答,满脑子想的都是吴云,惟独 没想母亲,更想不到母亲会为这事出事了。

吴林天生是爱财的命,早年他在工厂上班, 搞产品销售,天南海北地跑,不管哪里有了财 路,马上跑到火车站,买了票走人。这种没有准 备的出差,多半要遭罪,卧铺票根本不用想,能 买到硬座票就算烧高香了,何况很多时候他总 是买一张站台票,挤进车厢,在两节车厢连接 处,找机会补票。如果是夜车,他会拿出一直夹 在腋窝里的一沓报纸,铺在人家座位底下,蹲下 身子,先头后脚地钻进去,睡觉。虽然空间狭窄 了点,但也不次于卧铺,只是两只脚还伸在过道 上,有人走路不小心,猛地绊了一下或直接踩在

吴林早年挣钱很不容易,即便他这么吃苦 耐劳,随着工厂的不景气,他的推销工作每况愈 下,最后不但没挣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好在 推销让他在天南海北搭建起了人脉,在工厂即 将倒闭的当口,他一脚踢掉了养活了他大半辈 子的单位,到外面独立门户,进行了几年土鳖养 殖。那是上世纪90年代,挣钱是件很容易的事, 吴林钱没少搂,但也没攒下,他坑过别人,也被 别人坑过,幸亏那些事都不大,没出什么娄子, 不然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儿还真不好说。

如今,吴林快奔六十的人了,身体比过去胖 了一圈,再让他往火车座位底下钻已经不可能 了,即便能钻,他也不会那么做,自从养殖土鳖, 他手里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钞票,每次出门,都 会提前买好软卧,最次也是硬卧,总之,他的生 活态度和生活质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辛苦钱 他基本不挣,挣的钱完全靠开动脑筋。他的脑子 像个大罗盘,每天都在飞速旋转,有些人也学着 他那样转,可速度根本跟不上他。他的脑子比一 般人灵活好使,这是后天摔打的结果,更主要还 是先天的,从娘胎里带来的,谁都比不了。再说 那大罗盘似的脑袋,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停,两只 手像两只大耙子张开,一搂,满耙子里面全是金 灿灿的钱,看得叫你头晕。

能吃苦加上有头脑,这样的人大体错不了。 可吴林总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失败,他挣了 那么多的钱,又觉得自己是个最没钱的人,他的 生活虽然略有提高,但还是在低水准上游荡,不 管买什么高档物品武装自己,掩饰自己,都无法 让自己在整体水平上有个提升,干脆土鳖养殖 就此中断。如今儿子长大了,结婚事宜摆上了议 事日程,他更没心情考虑怎么提升自己的问题。 老伴在他做销售的时候得了肠癌,去世了,他一 直没再找,如果找个女人在他身边,也许会改变 他目前的这种现状,可这么多年他一个人习惯 了,有个女人在身边,反倒显得累赘,折腾不起。

在跟亲家见了一次面后,吴林跟儿子商量, 他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套房子也没什么用, 过几天他搬出去,到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将这套 住房重新装修一下,当作儿子结婚新房。应该 说,这是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即经济又实 惠,当然他不会在儿子终身大事上节省钱,该花 钱的时候还是要花的,比方婚宴办得阔绰点,好 烟好酒也不能吝啬,办完大事后,把手头剩下的 钱都给儿子,让儿子自行支配。可儿子被没过门 的媳妇李芳菲洗了脑,脖子一梗,坚决不住这套 旧房,他要到开发区买一套新开发的花园式住 宅。吴林拗不过儿子,更主要的是,他不想在这 事上惹儿子和李芳菲不高兴,决定跟儿子去开 发区看看,一看不要紧,就连自己都看好了这个 

这片小区里根本没有小户型,最小的房屋 面积150平米,不算装修就得150万。吴林这辈 子再能搂,腰包里的钱也是有数的。不过,儿媳 妇李芳菲那边传过话来,她父母那边能拿出50 万。好像故意给吴林施加压力,如果再不掏出那 100万,他人前人后就没脸面,往后还怎么跟亲 家相处?吴林狠下心,咬咬牙跟儿子说,你爹的 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人在外面很难攒下 更多的钱,我顶天也只能拿80万。吴林回去就 把自己住的这套旧房卖了,正好卖了80万。儿 子也算通情达理,剩下20万也没再向吴林要, 自己找了个地下钱庄,搞来了20万,每月利息 却高得吓人。吴林有些后悔,不如当初再咬咬牙 给儿子拿出那20万,如今儿子搞来了高息20 万,不好再反悔,那样损失会更大,他只好每个 月从兜里掏钱帮儿子还利息

那套开发区花园式的房屋用了吃奶的劲儿 买到手,总该高兴吧,可吴林脸上整天挂着难以 言说的苦笑,有点像被人打掉牙自己往肚子里 咽的味道,什么也别说了,路还得往前走,生活 还得继续,儿媳妇李芳菲忽然提出把房产证上 的名字写成她的,万一婚姻出现不测她也有个 保障。吴林一听就火了,还没结婚呢,就想着离 婚,这样的人还能跟她结婚吗?

当然不能。儿子在吴林的鼓动下,去跟李芳 菲理论。李芳菲也是个犟种,据理力争寸步不 让。两人僵持住了,婚没法儿结了,说分手就分 手,十天半个月没见面。儿子结婚的事彻底泡汤 了,吴林劝儿子不后悔,天下两条腿的蛤蟆难 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还害怕这辈子打光棍 儿不成?吴林开始四处为儿子张罗对象,见过的 女孩子有10多个,竟一个也没处成。吴林不免 有些慌神儿,有些着急,看来找对象并不像他想 象的那么容易,不是儿子看不上人家女孩子,就 是人家女孩子看不上儿子,有时两人都看上了, 不是女孩子看不上他这个家庭,就是儿子看不 上女孩子爹妈的生活习惯,难哪!这期间,吴林 找过李芳菲的家长,要求见个面,把买房子的钱 算一下,总不能这么放着不解决问题,李芳菲家 长正在气头上,不愿意见面,事情一拖拉,就是 大半年。

这时,儿子和李芳菲又悄悄有了来往,干柴 烈火凑到一起,突地燃起大火,熊熊火焰照亮了



□夏鲁平

吴林心里黑暗冰冷的天空,看着两人好得整天 难舍难分如胶似漆的样子,吴林不能强加干涉 了,一切都顺他们去吧。李芳菲也放弃了房产证 的署名权,两人领了结婚证,住在了一起。吴林 说,等你们啥时想举办婚礼,我从银行取10万 元崭新的百元大钞,叠成一朵朵粉红色的玫瑰 花,合成一个特大的花篮,摆在婚礼现场供人欣 赏和采摘。儿子不屑一顾地说,土豪吗?我看你 是做梦吧!至此,吴林一直为儿子悬着的心落了 下来,自己干脆退掉在外面住了大半年的出租 房,搬到母亲那里。

匹

母亲的房子比较宽敞,三间屋,母亲住一 间,姐姐吴云领孩子住一间,剩下一间好像就等 着吴林搬过来住。吴云在孩子两岁时离了婚,一 直跟母亲住在一起,一来母亲年岁一年比一年 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二来吴云离婚后不思 进取,生活也没什么起色,整天靠着老人混日 子。其实母亲外面还有一套房屋,吴林习惯于叫 它红房子。红房子面积不大,也就40多平米,每 个月能额外挣出1000多块钱的出租费。在搬进 母亲家之前,吴林很想让母亲辞退租房户,自己 搬到那里住,但吴云不同意,说那房子是母亲的 钱匣子,母亲一个月少收入1000块钱日子肯定 不好过。吴林只好便罢。有谁会想到,吴林在外 面租房,滋味很不好受,房东今天说,房租便宜 了,要涨价,明天又说,所有人家都涨价了,就我 没涨。吴林好说歹说,房租虽然没涨,但房东脸 色却不好看,让他趁早找房子搬出去,她租下一 个房户时一定把房租涨上来。吴林每个月为儿 子偿还那20万高息贷款很是心疼,再多花出一 份租房钱实在不情愿,只能硬着头皮往母亲这 里挤。

吴云说,吴林住的这间屋子实际上并没空 闲,孩子每天都在这里睡觉写作业,既然吴林执 意要回家住,她只好把这间屋子倒出来,让孩子 跟自己挤在一个屋子。

吴林听出吴云不欢迎他。也可以理解,吴云 长期住在母亲这里,早已把他排除在外,认定这 里就是她的家,等母亲百年之后,这房子理所当 然归她所有。吴林心里也认这个账,只是吴云排 挤,让他心里有了一股反弹的力量,母亲还没怎 么样呢,她就打起了这种主意,多么无耻的想 法。吴林偏要回来,起码这房子现在还写着母亲 的名字。父亲去世前,有过交代,外面那套红房 子将来给吴林,这套房子给吴云,吴林当时很不 满意,这种做法显然不合情理,为什么小房子给 他,大房子给吴云?母亲的解释是,吴林自己有 房子住,给这套小红房子你也算白得,起码比吴 云强,吴云除了住我这里,她自己根本没房子。 吴林想说,吴云没房子,是她自己不努力,想不 劳而获,我有房子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怎么就 一下子归到你们那一套分配方案里去了?父亲 去世后,吴林把那套红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名 下,因为母亲健在,他还不好意思把出租费用归 自己所有,就是说,吴林用自己的房子出租,给 母亲零用钱,母亲这么大年纪能花多少钱?说白 了,那出租房屋的钱,实际上是填补给了吴云。

吴林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事情稀里 糊涂家冺过去。

五

心里有了不舒服,吴林白天就总不在家。每 天吃过早饭,他就推着自行车出门。现在骑自行 车的人越来越少了,外出上班办事不是步行,就 坐公交车,再就是乘出租车开私家车。吴林外出 必须骑自行车,他的工作是走街串巷,走走停 停,一整天他都在城区有老房子的地方转悠,偶 尔见到闲人,便停下来,到处搭话打听有没有卖 房子的。吴林买房子不是自己住,而是要转手倒 卖,挣中间差价。

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多有钱没钱的人都躁 动得急于改变生活环境,有人在新开发的小区 里买了大房子,把原来居住的旧房子卖掉填补 资金短缺。吴林很早就看到了商机,他脑子一 转,想出了门路,别看有人买新房买得热火朝 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小区新房,旧房还 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他准备花20万元买个旧 房,放在手里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等房价涨起 来,他再卖掉。吴林心里早就有个算计,每套旧 房不多挣,能赚个七八万他就卖掉,接着买房接 着卖房。

但事情总不能按他预计的方向发展,吴林 推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转悠了一个多月,他始 终没碰到急于卖房等着用钱的人,偶尔见到有 几个卖房子的,也知道房价正在上涨,只是不知 道涨到什么时候到头,轻易不出手,给出的价 格,基本没有可挣到钱的空间,吴林不敢买,也 买不起。

好在走街串巷成了吴林打发富裕时间的一 种方式,时间久了,吴林听到不少房子的信息, 也发现了不少门道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他一口气喝掉一瓶矿泉水,扔掉空塑料瓶子,决 定放弃每天的走街串巷,改为到开发区以外的 城郊买平房。那些平房过去都是郊区农民居住, 跟随城市的发展速度,那些农民早已不是农民, 他们成了城市最底层的打工者或小商贩。吴林 买房还不能从这些人手里买,这些人早就知道 自己房子早晚会拆掉,叫棚户区改造,等着拿一 大笔拆迁费,另找出路。吴林必须远离这些地 方,到接近农村的地盘买平房,当然这些房子必 须是正式房照,不能是农民的宅基地。那些人以 为城市开发猴年马月也开发不到他们那里,又 想将房子卖个好价钱,所以吴林手里的20万能 买到相当不错的砖瓦水泥结构的平房,这样的 平房不过三五年房价肯定翻倍上涨。

六

新作品·小说

想到这些,吴林暗自激动得手心冒汗,握着 车把的手整天湿漉漉的,他到这个地方找房子, 必须每天五六点钟出门,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每 出去一趟,都累得腰酸腿软,回来就什么也不想 地一头栽到床上。几天下来,他已经看好了3家 平房,经过反复对比琢磨,评估利害得失,他终 于在一天下午天黑之前选中一家。吴林天生就 是做买卖的料,他不但能把眼光放远,还能把眼 前的事盘算得异常精细。交了定金就算交易成 功,接着吴林跑回城里,给房子更名,更了名交 齐所有房款。卖房子的这户人家也是做买卖的, 因为买卖做得大,需要到外地发展,这房子已经 两年没人住了。吴林把房子买到手自然高兴,就 像捡到了一坨黄金。卖房子的也高兴,这房子毕 竟二三年没住人了,墙皮开始掉渣,能卖出这样 的价钱已经算不低了。

吴林第一次涉足这个行业,很是小心,生怕 吃亏上当。事情说来也怪,自从买了这套平房 后,不管他付出多少辛苦,跑了多少趟这个区 域,再也没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吴林并没有放 弃对房子的浓厚兴趣,他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 思的行业,一个大有前途的行业,现在他对这个 行业了如指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只要 听说有卖房子的信息,不管自己买不买,他都要 好奇地骑车过去看看,打听打听。他对房子如此 着迷连自己也没想到,有时晚上睡觉做梦还梦 见看好一处房子,跟人家讨价还价,眼看着成功 了,却发现手里没钱。懊恼地从梦里醒来,翻了 几个身,叹了几口气,想接着睡,折腾半天怎么 也睡不着,起床,穿衣服,推起自行车出门,到早 市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两根油条,继续走街串

这天晚上,吴林回到家,感到屋里气氛不对 劲儿,母亲居然没睡觉,敞开卧室的门好像在等 他。客厅里的灯光也忽明忽暗扑朔迷离,好像有 一个节能灯泡出了问题。吴云在厨房洗碗,水笼 头阀门紧,拧开时,水吱嘎嘎冲着水池狂吼,压 下屋里所有不规则的声音。吴林在门口换拖鞋 的工夫,母亲问:"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吴林说:"早吗?我每天都是这个点回来。" 母亲说:"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半夜回家。" 吴林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我就是这个点 回家。

母亲说:"那好,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吴林真猜对了,家里要有事。他小心翼翼走 到母亲卧室门口。

母亲问:"你整天起早贪晚地往外跑,挣着 钱了吗?"

终于问到了实质问题。不管母亲怎么想,吴 林说:"当然挣到了,至少挣20万。"吴林把想象 的数字当真事说了。

母亲听到吴林随口说出的数目,睁大眼睛 惊讶地问:"干啥挣这么多钱?" 吴林不屑地说:"搞房产。"

母亲笑了一下说:"看把你能耐的,今天我

要跟你商量点事。

吴林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漫不经 心地说:"有啥事你直说。"

母亲说:"你已是个大人了,也应该为家分 担点困难,从这个月起,你每月应该交点房费和 伙食费。'

吴林惊愕地看着母亲,他还从来没想过这 个问题,看来母亲早就不把他当成这个家里的 人了,他是这个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吴林脸红脖 子粗地挠了挠脑瓜壳,猜想母亲压根不会有这 种想法,是吴云怕他跟她抢地盘,才鼓动母亲说 出这番话来。

吴林心里很难受,忽然和母亲有了疏离感。 此时他竟无语凝噎了。

母亲说:"你外面有房子,怎么说也比你姐 姐强。"

吴林说:"现在这房子还没改她的名呢,我 有权住这儿。"

厨房水笼头狂吼声戛然而止。吴云从厨房 里走出来说:"妈,吴林说得对,你就别难为他

见母亲不接话茬,吴云走回自己的房间,轻 轻把门关上。

吴林冷笑了一下,想吴云真会装好人。

八

种种迹象表明,房屋市场前景不再看好,街 道电线杆上到处都是中介公司贴出的售房野广 告。房屋价格不涨也不回落,卡在那儿僵尸一样 硬挺着。吴林有些上火,嘴角起了泡,化了脓。他 担心郊区那套平房会烂到手里,把老本搭进去。 市场开始紧缩,吴林的心更是紧缩,缩得没缝 了,天也开始冷了,他也不愿出门了,整天猫在 母亲这套房子里睡觉。从睡梦中醒来,躺在床上 眼望天棚,他忽然想,母亲这房子不错啊,温暖 舒适,充满了人气儿,以前他在外面忙来忙去 的,怎么没在眼前的房子上动动脑筋呢,怎么没 想过他守着一块大金砖,偏偏要到外面拼死拼 活地讨食儿吃呢?

吴林好像有了大彻大悟,一轱辘从床上爬 起来,饭也没顾得上吃,急忙收拾一下东西,出 门把那套40平米的红房子更改到儿子名下。儿 子是他的骨头是他的肉,是他全部所有,那层血 脉关系谁也分割不开,所有的财产放到儿子名 下才是最安全的,所有的房子放到儿子名下才 是最安全的房子。

吴林很快到房屋登记处办理了房屋更名手 续。他马不停蹄地给儿子打电话,他想急切地见 到儿子,亲自把房屋登记证交到儿子手上。

接电话的是儿媳妇李芳菲,吴林直截了当 说了此事,李芳菲难以抑制喜悦,说儿子刚下楼 到超市买烟,一会儿就回来,干脆你过来吧,晚 上好好招待你一顿。

吴林就这么去了儿子家。李芳菲好像从来 没对吴林这么热情过,她的热情有些夸张,一会 儿沏茶一会洗水果,真把吴林当一回老爷子供 起来了。吴林坐在白皮沙发里,身体不住地往后 陷,不自在了,他不停地调整坐姿表面装作无动 于衷,心里被忽悠得热气腾腾。看来钱财真是个 好东西,它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吴林想起李芳 菲跟儿子处对象时那一阵耍闹,也不一定全怪 人家,还不是自己没钱没能耐?

儿子早就从外面回来了,接过房证,看了一 眼就漫不经心地扔到一边儿,他显然不理解吴 林的心思,更没有像李芳菲那样面露喜悦。在他 看来,这一切都平常稀松,请吴林回家吃一顿饭 才是天大的事情。

九

在儿子家吃过饭,已经是晚上8点钟,儿子 要留吴林住下,吴林坚决不同意。可吃过饭的身 体有些懒,还有些困,连看电视的精神头都没有 了,吴林真想就此倒在沙发上一觉睡到天亮。但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儿子不把他当外人, 李芳菲心里并不一定接受他,他必须自觉,必须 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回到母亲那 住,一天也不能落空,让她们知道那房子也是他 的栖身之地。

回家的路上,吴林满脑子都在转悠房子的 事。夜晚的风吹拂着他的脸颊,吹得脑子格外清 晰,再加上脚步的活动,更让吴林浮想联翩。现 在他最担心的是母亲给吴云立了遗嘱,把房子 全都交给她,他一定要探听母亲的口信,进一步 确认。他又觉得母亲给吴云立遗嘱的可能性不 大,母亲毕竟健康,现在立遗嘱总显得不吉利, 好像盼着母亲早早没了。

吴林回到母亲那儿,见吴云和孩子没在家, 就坐在母亲房间里不走了。

吴林说:"从今往后,我每个月按时交房费 和伙食费,一分不少。"

母亲说:"这就对了。

吴林说:"我额外还给你一些零花钱。" 母亲说:"这才是我的儿子。"

吴林说:"我在你这儿住也总不是办法,我 想自己买一套房子。'

母亲说:"我支持你。"

吴林说:"买房子需要贷款。"

母亲说:"缺多少钱我给你拿。"

吴林说:"那倒不用。 母亲说:"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吴林说:"我想用这套房子做抵押。"

母亲说:"那怎么行,我住哪儿?" 吴林说:"你还住这里,抵押不是把房子给

别人,只要把房产证改成我的名,我就能从银行 拿到贷款,我拿了贷款就可以买房子。

这天晚上,母亲很容易答应了吴林的请求。 等吴云知道了这件事,吴林早已利利索索 办完了更名手续。吴云就闹,怎么闹也无济于 事,吴林毫无质疑地成了这房屋的真正主人。

母亲反应过来,哭天喊地追着吴林把房产 证的名字更改回去,吴林不紧不慢地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酸奶,插上吸管,一口一口地吸。这瓶 酸奶他不知喝了多长时间,最后他放下吸干的 空奶瓶说,我会更改过来的。从此走出家门不回 来了,不回家也罢,他还关掉手机,怀揣新房证 缩头缩脑、东躲西藏,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天早上,吴林贼头贼脑地从20元一宿的 地下室旅馆爬出来,想着母亲这两套房子至少 能给他带来百万元以上的收入,便得意地抠掉 积攒了一夜的眼屎,心满意足地去地摊吃豆腐 脑,儿子这时气喘吁吁跑过来,说母亲昨晚脑出 血住进市医院,让吴林赶快过去。吴林脑袋嗡的 一声大了,扔下那碗豆腐脑就往医院跑。

在医院里,吴林看见吴云守在母亲床边,她 已一宿没睡觉,眼睛通红,不知是哭的,还是熬 夜造成的。她见到吴林已没话可说,只能静静守 在母亲床边。床边挂着吊瓶,大量的液体源源不 断输入母亲身体。母亲闭着眼睛处在深度昏迷, 不知是否还能再一次睁开眼睛。这时,吴林和吴 云眼睛无意中撞在了一起,吴林看见那布满血 丝的眼睛里面全是怨恨哀伤。吴林以同样的眼 神将吴云顶撞回去。

再不回避,俩人说不定会吵起来。

十几天后,母亲离开了人世。让吴林想不到 的是,在母亲去世第二天,吴云领着孩子搬离了 这套房子,到外面租房住了。她对吴林彻底心凉 了,凉得连吵架的心情都没有。

经过这段时间折腾,吴林感冒了,鼻子里有 流不尽的鼻涕,他一个人整天住在空落的大房 子里,心比房子还空落。屋子里虽然有暖气,他 总觉得比从前冷,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还有一 丝冷风总在屋顶诡秘不停地环绕,吴林找遍了 屋里角角落落,也找不到冷风出处。他给儿子打 电话,说了自己的感觉,儿子说,干脆我搬过去 跟你住一起吧,正好这段时间李芳菲表妹要结 婚,找不到像样的房子,打算住我们那儿。

儿子和李芳菲搬来时,吴林才知道,他那套 改成儿子名字的红房子,也被李芳菲折腾给了 她的表哥,她表哥住进那套房就赖着不走了。

吴林吃惊地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吴林直觉得心冷,都冷到脚后跟了。儿子就 是这么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儿子在经济问题上 一塌糊涂,简直跟他是两路人,他要是批评几 句,儿子不愿意听,说他除了钱,六亲不认,土豪 吗?

吴林一气之下,感冒加重,咳嗽,发烧,不得 不住进医院。躺在医院病床上,吴林满脑子都想 着被儿子折腾出去的那两套房子。他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搞来的东西,儿子却不当回事,真是伤 心,伤心透顶了,他还想的是,要是李芳菲表妹 住进儿子那套房子也赖着不走怎么办?他创造 的一切,就这么被儿子败坏光了?

他看见儿子心就不顺,儿子看他也别扭,跑 出医院躲着他了。吴林若不是躺在病床上,他恨 不能叫回儿子抽他两个耳光。他跟儿子势不两 立,不共戴天。

吴林脑子烧得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他 想起了姐姐吴云,他从吴云手里玩弄手腕、巧取 豪夺抢来了房子,搞得家里乌烟瘴气,让母亲过 早离开了人世,结果他得到了什么?吴林很想吴 云,想对吴云说对不起,让她搬回来住,一家人 和和睦睦,比什么都重要。吴林眼里全是泪水, 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就要追随母亲,离开这个 世界。他恍惚感觉姐姐正给他擦拭泪水,感觉吴 云已经陪他两三天了。吴云脸色很不好,但还是 丢不掉那份亲情,陪护他在医院里。吴林睁开眼 睛,发现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吴云真真切切在 他跟前。

吴云说:"终于醒了,你一直说糊话。" 吴林睁大眼睛,晃动了一下脑袋,对眼前的

一切确定无疑了。 儿子和李芳菲也在跟前,看来他病得不轻。 李芳菲喜出望外地对着他耳根子说:"我想跟你 商量点儿事。

吴林压住火气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 想让我把房子也改成你的名吗?这办不到。"

李芳菲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你还真是 烧糊涂了,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说吴云大姑领 孩子在外面租房子挺不容易的,你还是把房子 还给她吧。我知道你在郊区买了一套平房,一直 空着,你把钥匙给我们,这几天我们收拾收拾, 咱们搬到那里去住,你看行不?"



臣 摄

吴

